

#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 第三回 慶三朝開筵款客 監禮闈破格掄才

話說寶釵這邊，仙樂繚空，異光滿室，生出一個孩兒。沈姥姥兩手收住。王夫人聽得聲噪洪亮，忙忙要問，只見沈姥姥高聲向王夫人說：「太太大喜，添個哥兒。」王夫人聞言，滿心大悅。隨著彩雲先替賈政報喜，一面叫琥珀看看自鳴鐘，此時已交子時二刻了。遂看著沈姥姥剪斷臍帶，替寶釵取下衣來，才放了心。即著李貴家的報與薛姨媽知道，便即走到炕邊，看沈姥姥抱著孩兒，生得面方耳大，目朗眉疏，著實歡喜。忽見兩手攥著拳頭，像似有物在手樣的。即近前輕輕擊開右手，恰是一丸紅藥。左手攥的更緊，沈姥姥用力牛响，方才放鬆。及至開了一看，王夫人及屋內的人吃一大驚，原來孩兒手內擎著一塊美玉。王夫人忙接到手細細辨認，仍是寶玉所生時口中所銜之玉，正面背後篆字，分毫無異。寶釵在炕聽得添了兒子，心中亦喜。才把定心湯吃完，忽聞王夫人說新生孩兒手內擎著一玉，與當日寶玉口中無二，轉念忽覺淒然。王夫人不及安慰寶釵，連忙走出，欲將此事告知賈政，聽其裁處。才出房門，即遇見李紈、探春、喜鸞、喜鳳一齊進來。昨晚李紈、李綺已經回去。王夫人一見，便即告訴此事。李紈等口先道喜，意亦甚是稀氣，同聲說道：「容媳婦等見一見，再來替老爺、太太磕頭。」王夫人笑著即到自己上房去了。

卻說賈政聽見寶玉生了兒子，又是仙樂紫光之異，遂到宗祠行禮，又到老太太神主前，再拜祈保平安。即就近先與賈赦、邢夫人叩喜。方才回來，忽見王夫人走進上房。王夫人一見賈政，先行道喜。賈政滿面帶笑說道：「太太亦同喜呀。」正要談及仙樂紫光之兆，王夫人忙忙說道：「此子生來大有奇怪。」因將右手擊一藥丸，左手拿著即是寶玉所銜之玉，「這是甚麼緣故呢？」賈政聽罷，連聲說道：「異事！異事！今早門口送藥和尚明說找著寶玉送來，這個孩子即擊在手內生下，看來此子大是不凡。但不知品貌何如？」王夫人說：「相貌很好，品概像在寶玉以上。」

賈政聞說甚喜，即欲起身到書房，派人到各處親友報信。王夫人惦記孩子，亦要仍往寶釵房去。只見賈璉、賈環、賈蘭帶管家林之孝同合家家人，賈璉叔姪走進房來，即替老爺太太磕頭。眾家人在院中一齊跪下叩喜。賈政拉起賈璉等，口稱「同喜」。並吩咐周瑞家的傳命眾人：「免了罷！」方才退去。又見林之孝家的帶著眾家下媳婦，又是各房丫頭，俱各叩頭道喜，王夫人說：「罷了。」又見李紈陪著薛姨媽及探春、喜鸞、喜鳳、平兒等同走到門。原來薛姨媽已到寶釵處看過了。玉釧掀起簾子，薛姨媽先進屋來，即向賈政、王夫人敘禮。賈政、王夫人還禮不迭，口稱「同喜。」李紈、探春姊妹等隨即進來道喜，賈政、王夫人連說：「喜呀，不必行禮。」便讓薛姨媽上坐，王夫人及眾姊妹皆按次坐定，賈政坐在靠門一張杌上。

未及吃茶，薛姨媽先說起玉的事來。賈政說：「我們正在猜詳此事。」薛姨媽不過說些吉祥話兒，李紈、喜鸞輩因賈政在坐，未便插口，只見探春笑著說道：「此事據孩兒看來，大是佳兆。當日寶玉哥哥帶此玉落塵一番，。雖屢著靈奇，究無經濟大用。這個姪兒又擊此玉再世，必另有出人功業，或以文章名世。天地生才，斷乎不虛。孩兒先替老爺、太太預慶，俟孩兒言驗後，再求老爺、太太的賞賜。」一席話，說的眾人無不點頭。賈政聽了大喜，即走起身笑著說道：「只要應了姑娘所言，便是家門之幸了。」

賈璉等隨著賈政來到書房，即派了小廝明早各處送信，並派定焙茗、林之孝的次子林天錫二人，往後跟隨新添的哥兒。焙茗樂的手舞足蹈起來。

王夫人同薛姨媽帶著李紈，仍復走到寶釵房來。看見寶釵蓋著被子，已經睡下。沈姥姥連忙放下孩子，走下炕來，先替薛姨媽磕頭，轉身又替王夫人磕下頭去。王夫人滿心歡喜，用手連忙拉起，說道：「今日很費姥姥的心。」即時賞銀十兩、金戒指一對、紅綢一匹，做洗手費。沈姥姥又磕頭謝賞。薛姨媽說：「我到洗三一同謝罷。」沈姥姥連說不敢。王夫人當即掀開小被，看見孩子裹著溺褥，睡的正好。越看越愛，便叫薛姨媽、李紈等過來同看。此時天已雞叫二遍，大家尚宜歇息，李紈即邀薛姨媽同去，眾姊妹亦各歸房。王夫人又吩咐了周瑞家的、李貴家的、鶯兒許多照應哥兒、寶釵的話，方回上房安歇去了。

王夫人上炕，心中過喜，轉睡不著。念及寶玉不知此刻何在，滴下幾點淚來。忽然想起新添孫子未起乳名，輾轉尋思，窗外已經大亮。賈政在書房，揉著眼來上房梳洗，王夫人連忙起來，便將未起乳名一節與賈政商議。賈政說：「今年丙戌，正值會試之年，戌字加個草頭是個茂字，此兒學名即叫賈茂如何？」王夫人聞言，笑著道：「很好。乳名我意排著蘭哥一順，喚做芝哥兒，不知可還使得嗎？」賈政亦連連道：「很好。就叫芝哥甚是有理，或者像他蘭哥哥一樣讀書，我便歡喜。」

正議論間，忽傳東府大老爺帶著珍大爺、蓉少爺過來，已到院門於...；政連忙出迎，見了賈赦，即拉手道喜。一進堂門，賈珍及賈蓉先後磕下頭去，賈政連忙拉住，遂讓賈赦西屋炕上坐了。賈赦著人替二太太道喜，賈珍、賈蓉亦找王夫人磕頭去了。周瑞家的又回：「東府管家賴大，帶領眾人都來磕頭。」賈政吩咐說：「免了罷。」當下賈赦遂問起：「手中擊玉，「果然真嗎？」賈政說：「怎麼不真。此玉與寶玉的一毫不差，可謂奇事，不知是何緣故？」賈赦聽了，亦甚稱奇。吃過茶，遂同賈政到書房閒談。只見親友紛紛來賀，門上皆登簿一一回了。

王夫人因疼芝哥兒，在寶釵房裡坐著，不肯離開。薛姨媽亦回家看寶琴去了。東府邢大太太、尤大奶奶、蓉少奶奶皆道過喜回去。

明日是寶琴小姐洗三日期，乳名喚做月素，取上元月滿意思。王夫人因備了銀子二小錠，金戒指一對，紅綢一匹，手巾一條，八色水禮，差焙茗送過薛姨媽這邊去。薛姨媽這邊染了雞蛋，配著五色果子四盤，叫老李媽正送到王夫人房裡來，兩下皆令收好，各有賞錢，囑咐回去道謝。

條忽芝哥三朝到來，寶釵已經穿衣坐起。天尚未明，王夫人即起來叫進林之孝吩咐：「差人各親友處將五彩喜蛋、各樣果子及喜面、喜糕等物，可照璉二爺單子分送。」林之孝答應著「是」，遂即走出，派人去了。又叫李紈、平兒預備酒筵款待親友，並令多備喜面，打發家中及外來跟隨男女同吃。此事於十六日，李紈、平兒早已打點妥當，王夫人才吩咐了一聲，李紈即連聲答應說：「此事太太放心，媳婦及平兒早叫周瑞家辦妥，已著大廚房全行伺候，內外親友一到，斷不有誤。」王夫人聽了，說是「很好」。便將女眷議定「在老太太房，擺席四張；男客聽老爺安排，我們不必管他。」

王夫人話未說畢，只見薛姨媽處著人送到金鎖一件，玉鎖一把，紅寶石壽星一個，金鐲一對，金器成對，首飾四樣，蜀錦小被褥各二床，紅綠縐綢被褥各二床，大小毛衫四件，外送大呢一板，內造寧綢四套，大紅洋縐八匹，各色湯綢十二匹，海物四種，山珍四品，乾果四色，茶食四盒，鵝二隻，鴨四隻，雞四隻，魚四尾，活羊二隻，紹酒八壇。外給洗三添盆銀子二錠，鍍金首飾四件，紅綢二匹，松花手巾四條，又備賞錢八千，給屋內伺候人的。王夫人請賈政進來，將薛姨媽禮單遞給賈政看著，說道：「此物係老娘給外甥的，不可不收。但太重，亦不可全收。」隨將大呢及各樣綢子、洋縐壁去，餘皆留下。厚賞來人，方才去了。

接著周總制那邊，差人送到金銀物事八件，水禮十六色。周總制雖出差去了，家中為探春面上，二太爺差人送來。史湘雲昨已接回，今早府裡亦差人送禮。李紈的李嬭子送到首飾綢緞。李紈、李綺隨即坐車到了。

其餘勳舊寅好，紛紛差人，有送鈴鐺首飾的，有送如意水禮的，絡繹不絕。賈璉在外同林之孝、李貴備帖備賞。一一留面、開發，門簿俱各登明。

忽報北靜王爺差長史賞送迦楠朝珠一掛，漢班白玉壽星一個，寧綢袍褂二套，湖縐四匹，外備食物八種。林之孝方欲進內回話，又報南安郡王亦差長史賞送百壽金字大畫一軸，脂玉鎮紙一個，三鑲如意一柄，五彩麒麟金鎖一件，佛手二桶，香圓二桶，木瓜二桶，金橘二桶。賈璉叫住林之孝，一面稟知賈政，再寫謝稟，先讓二位長史到西面廳內，管待酒飯，並邀跟隨人役，或待飯，或留面，俱各禮待妥當。只見林之孝從內出來說：「禮物候老爺謝過王爺恩，當面與長史斟酌再定。可先備貢綢四匹，荷包四對，駝絨領袖二付，洋縐汗巾四條，封好候示。」其跟隨人役，有給銀錠荷包的，有給錢的，亦皆伺候。

剛才辦妥，只見賈政領著家人從內出來。七十四即對林管家說：「老爺在這裡要見王府長史呢。」林之孝稟道：「二位長史在西廳才吃了飯，老爺正好過去。」賈政即走過西廳來。一進門，兩府長史連忙抬身，不交一言，朝上站住。賈政向上叩頭謝王爺恩，復又打千請二位王爺安。兩府長史同聲說道：「王爺問大人好，替大人道喜。」說完即走下來，向賈政拉手請安賀喜，賈政亦作揖致謝，分賓主坐。

連輝、七十四端上茶來。茶罷，賈政開口道：「政有何緣，蒙這裡王夫人才將芝哥洗過三，用棉被裹著，抱在懷內。原來賈府洗三老例，用大紅哆囉呢裹盆，金子二錠，銀子一百兩，金銀首飾八件，芙蓉手巾二條，外賞京錢二十千，作姥姥洗三之賞。此刻寶釵替王夫人整頓家務，諸凡從儉，賞了沈姥姥金二小錠，銀二中錠，大紅洋縐一匹，手巾二條，洗手錢四千，及娘娘前所供果物，又給五彩各樣染蛋一百個，亦甚歡喜，磕頭謝賞。薛姨媽即照送來添盆東西擺上，邢太太太賞了洋錢二個，金耳挖一枝。其餘諸親看洗三的皆有禮兒添盆，輕重不等。王夫人一一謝了。沈姥姥遂一包兒盡行收去。

天將近午，香湯備好，將芝哥放在金盆內洗了一回。王夫人心疼，恐怕天寒，便不叫洗了。才用小棉被裹好抱著，恰值賈政走來要看，王夫人親自抱緊，讓賈政進到屋內，將暖簾放下，才慢慢抱將出來。賈政細看芝哥兒，生得面貌豐滿，眉目稀奇，心中大悅，不覺向王夫人說道：「好個孩子。快抱進去，看涼著。」遂即出去，叫賈璉著人邀請送禮諸親友及本家道喜的，坐了六席。因老太太服制未滿，不叫戲子及各樣雜耍。諸親友飲酒行令，吃得甚是快活，及至二更將盡方才散了。

王夫人在老太太屋內擺開席面，即著李紈、平兒，各處將諸內眷邀齊，送酒安席。薛姨媽坐了首位，史湘雲、李紋、李綺皆晚輩，其餘姑娘皆係本家，更不便陪。讓了半日，皆是至親，轉讓邢太太陪了一席。史湘雲、李紋坐了一席，李綺、邢岫煙坐了一席。此日惜春厭棄塵擾，替賈政王夫人道喜後，同眾姊妹說了一回話，因吃素，即另備幾樣素菜，倒在寶釵裡間獨樂。讓到香菱，再三不肯，轉陪喜鸞坐了。喜鳳、探春、王夫人、尤氏、李紈、平兒皆在各桌打橫相陪。

當下酒過數巡，薛姨媽見天已起更，遂叫撤去酒碟，起身散散。眾人皆一齊站起。玉釧、琥珀遂即用盤送上茶來，叫人連忙撤了碟子，放下菜碟，重暖美酒。薛姨媽等皆按次坐下，王夫人忽想起巧姐，不知可曾吃飯，李紈站起說道：「早吩咐廚下丫頭，已經送去了。」王夫人便叫送酒。

上過海菜四個，吃了點心，兩邊家人即抬上燒割，擺在階下。李貴家的、周瑞家的、鄭華家的、吳興家的四人，桌上放了兩個大盤，每人面前擺一蔥醬及紫蘿蔔薑芽、瓜，分小碟，即將所片燒煮，逐件用箸撥在大盤備用。

吃了一回，眾家人即把燒割桌子搭去，跟薛姨媽、李紋、李綺、喜鸞、喜鳳的老媽媽們，即將各行賞封送上，王夫人起身謝了。重斟暖酒，另端碗菜，上到一碗火腿青筍蘑菇雜素，薛姨媽嘗著很好。恰又上一道福壽雙全鬆仁果餡洋糖定粉蒸糕，亦甚可口。薛姨媽大喜，另封銀子二兩賞廚子的。柳家當即上來磕頭謝賞。大家吃的著實歡暢。

用過飯時，天已三鼓。薛姨媽等漱過口，吃了一鍾茶，遂即起謝出席，仍走到寶釵房內看了一看，才同香菱、邢岫煙回家去。李紈、平兒叫人撤了傢伙，候著下人等皆吃過飯，又陪王夫人看了芝哥一會，各歸房去。

次日，賈政親到二位王府去謝，值王爺上朝，有事未回。投了職名，只好改日再去。便叫賈璉、賈蘭，坐車分路到各勳舊親友及寅好人家，逐一謝過。

王夫人起來，正要去瞧芝哥，只見探春叫侍書拿著一個紅小氈包，笑嘻嘻走進房來，便回王夫人道：「孩兒不腆之物，送與姪兒的，請太太一看。」王夫人說：「你家昨日已送過禮了，你又何必多費。」說著即將氈包打開一看，裡頭一個金盒，盛著東珠一顆，圓湛光潔，甚是可愛，粵東巧匠雕成西洋玉球一對，玲瓏剔透，不可思議；護身藏佛一尊；小小天然竹根如意一柄。

原來探春與寶釵最好，見了芝哥兒，十分疼愛。此皆在邊海時，周總制所給，因此特地另送，以見其情。王夫人看了甚喜，連說：「多謝姑娘厚賞，再叫芝哥兒替姑娘磕頭。」遂給了侍書一個小銀荷包，侍書遂即謝賞。

王夫人便呼彩雲拿著這些東西，同探春走到寶釵房裡來，將此事告知寶釵，並他所送之物拿出給看。寶釵心裡感激，謝了又謝。探春說：「無甚好物，嫂子莫笑罷了。」王夫人便叫鶯兒收好，並將藏佛供在佛堂龕內。芝哥在炕上蓋著小被，奶母看著睡熟了。王夫人、探春、寶釵遂坐著閒話不題。

時光易過，芝哥過了小滿月。那日是二十七日，該戶部值日奏事，又該賈政遞折伺候接旨。只見紅本上趙大人站在門外，大聲問道：「戶部遞折郎中賈政過來！」賈政連忙答應著，急走過去。趙大人說：「今日皇上見了你的遞折職名，有旨傳你召見。快跟我進去。」

賈政一聞此言，忙將神定了一定，衣冠整了一整，遂跟趙大人進內裡來。轉了數轉，進了兩層紅門，到了一所殿前，鴉雀無聲。抬頭看見皇上正合一位中堂說話，趙大人帶著賈政，在東邊階上站住。忽見皇上一抬頭，往外一看，趙大人即帶賈政一同跪下，奏說：「賈政帶到。」賈政朝上磕頭。皇上即將戶部所奏之事問了數句，賈政逐一奏明，深合上意，不覺龍顏大悅。彼時正值海寇竊發，提督周瓊已奉命暫帶邊海總制，領兵征剿，出京去了。皇上忽然想起海塘一事，因問賈政道：「你可曾巡視過海塘麼？」賈政回說：「臣前次學差任滿，蒙恩巡視海塘，曾將海塘情形具折奏過。」皇上便又說道：「海塘之工，宜柴宜石，總無定論，你可據見直陳，不得含混。」賈政遂即奏道：「此坍彼漲，海潮性最無常，且衝激每挾沙石。柴可經久，石易修築，二者缺一不可。臣愚，此事總貴虛心，就海邊高年細細採訪，再相其機宜築之，自可久遠無虞。」

皇上聞奏，連聲說好。因向前邊奏事的中堂說道：「賈政才可大用，著軍機處記名。」適值陝西道監察御史缺出，當下即放了賈政，仍著兼戶部山東司郎中行。奏事的中堂出外傳旨，賈政聞知，即朝上連連磕頭謝恩，遂即跟著趙紅本退出門外。賈政即向趙大人打千致謝，趙大人連說：「不敢！」又說：「賈公後日必有大遇，尤當盡心報效才是。」賈政連連答應。站不多時，即走出宮門來，門外多少官員，無不上前拉手道喜。賈政伺候接下折子，方回堂官之話。到了衙門，過午方回家來。家中報喜之人還未開發得去。

賈政來到上房，與王夫人細說前事，感激聖恩不已。王夫人忽又笑著說：「我看芝哥這個孩子大有造化，才落地爺爺便就升官，得替他做個滿月才好。」賈政聽了，亦甚歡喜，便隨著說道：「很好！敗好！」家中上下男女，齊來道喜。

次日，賈政一早午門謝恩，鴻臚司遞過職名，遂到都察院各堂官處叩謁，回來時已過午。擇日到任。一連數天，榮國府中賀客不斷，也有拜會的，也有登簿回過的。家中擺席，實在忙了好幾日才覺稍閒。

二月初間，賈政脫孝擺祭，又忙了一日。隨將起復日期及實授文書，一一報明吏部。正值會試之期，賈政奉旨，點了會試內簾監場御史，門外立刻貼了「迴避」二字。初六日同大主考及各同考試官，皆到聚魁堂內，分屋住了。帶著李貴、七十四二人伺候。此科賈蘭迴避不能入場。

芝哥兒滿月，家中照常擺酒待客。

這時賈璉無事，遂將庫內所存銀子，除還帳外，尚有八千金，即交薛蝌當鋪，八釐取息，以補日用之不足，並將用不著的家人打發了好些，將大觀園仍派田媽、葉媽照前所派管理；著包勇管大門，外兼管大觀園一切出息，並照應門戶；將周瑞責成單管廚房買辦；鄭華、吳興分管雜事；包大派令莊上催租。皆與寶釵酌定，早已稟過賈政王夫人的。榮府中諸事皆省，又因賈政部屬兼著御史，餘平飯食，多了進益。賈璉悔心，亦認真替賈政經管，漸漸大有起色。

再說賈政隨眾人闖，除用薦卷數記外，亦別無可糾察之事。內有翰林院編修聞嘉謨，係梅翰林姑表弟兄，賈政在梅宅見過數次。又有工部郎中李天佑，做過舊日同寅。三人見了，分外相好，遇閒常常敘話。

這日正在十二，午後李郎中得了一卷，前半甚覺得意，人後字跡錯落模糊，讀之不能成句。卷面印著：「致字三號」，拿著此卷走上堂來，欲請主考示下。恰憐走到賈監試跟前。賈政連忙問道：「有何事體？」李郎中即將此卷遞給賈政一看，說明其意。賈

政連聲歎道：「古來糊名易書，原係防備關節的善政，但久而滋弊。此是謄錄中事體，不可言矣。多有用銀僱人替寫，並有改竄代做諸情節，難以枚數。可憐寒士入場，惟靠命撞。所以此卷才至如此錯落。」遂同李郎中走到大主考前，回明這話。

當即傳點開門，知會至公堂上。知貢舉立將致三紅號硃卷髮交謄錄所，仍著原舊書手謄清送進。並將謄錄官記過一次。該謄錄責十五板，以警下次。知貢舉遂嚴諭各謄錄，細心謄寫。並飭對讀所官加意勘對，不可草率從事。闈中漸過二十以後，頭場將次薦完，諸同考官查閱二場。

二十四日飯後，在聚魁堂上公同閱卷，忽見聞翰林手執一卷，要用薦戳，似又有躊躇的意思。因查頭場薦戳在賈監試處用的，即向賈政說道：「老先生此卷頭場已薦，這二場經文第二藝中副總覺接不下去。然字跡頗亦清楚，似不像有錯落的。老先生高明，或者看得通徹些。」賈政並不接其卷子，即婉婉說道：「士子進場一薦，甚不容易；而為國家得一雋才，自古更難。此事好辦，可稟明主司，知會知貢舉，查明此卷紅號，將二場墨卷調來，在門口同知貢舉及弟與監試馮公伙著查對。如無錯落，去取憑著主司大人，倘或謄錄又有遺誤，令其改正，則此捲得失便可無憾了。聞翰林依言，立刻回明主考。

主考聽了，說道：「有理。」遂查此卷紅號，係盈十九。即傳點開門，知會知貢舉。及至，公堂上的御史立將盈字十九號墨卷一一查係江南人。拿著此卷，同外簾御史到聚魁堂門口，傳鼓開門，即同賈政、馮世美二位內簾監試，將硃卷與墨卷一對，不獨第二篇中間脫了一段，第五篇亦少接束二比。知貢舉看了大怒。封門後，即將謄錄官著實村了幾句；立傳該書手到堂，重責二十板，並對讀官亦被申斥。當將此卷另謄送人。即查謄過及未謄諸卷，俱著該管官細細檢過才送內簾。

到了填榜這日，盈十九號這卷中在第九名，係江南蘇州府長洲縣廩生，名曹風舉；致三號這卷中在一百二十一名，係直隸河間府交河縣附生，名董秀先。兩卷皆能中了，不惟聞翰林、李郎中收了門生，心中得意，即賈政因此一番緣故，亦甚歡喜。